

鄉土文獻

前二二八時期的臺灣歷史見證--鄭坤五《九曲堂時文集》點校(八)

點校：林翠鳳* 覆校：吳福助**

09. 從配給小學生牛乳說起¹

政府在戰後，復興的施設，不但著著進步，而且對於第二代國民的營養工作，亦極其周到。如者番由聯總配給與各地小學生的牛乳，可謂若春風之被萬物，無微不至了，確實令人感謝的美事。這是政府的恩惠，同時也是聯盟各國的盛德，凡各辦理機關的人員，必須謹慎辦理，務使達到盡善盡美，方不辜負盟國和政府的恩義。若像過去某某機關，配給付民眾或團體、或學生、或高山兄弟、或海南島滯在臺胞等等，食品、肥料、衣類、物件，每每有令人不能滿意的事，不用細說，是大家所周知的。

这回是和盟國有信用關係的，斷斷不容馬馬虎虎的。我也不敢說對人必以敵人或賊人看待，也不敢保證人人都是君子，只覺得用人如用水，放水在圓器內便圓，放在方器內則方，只要在上的人嚴督部下，或四圍關係者監視周到，那就無論辦理什麼事，都能盡善盡美。反之，必生意外弊病。如今我國已進入復興時期內了，凡屬國民一份子，斷斷不容照舊樣日子，怠惰貪污，貽誤自己兼誤國家了。趁打虎英雄劉文島先生打倒幾匹老虎之後，蒼蠅也當豫防。噴些人氣與正義造成的 D.D.T，使蒼蠅不能侵入，纔能永使社會淨化。把那牛乳來當作試金石，上下協力，使名稱其實，千萬不可放任宵小作弊，這纔是新臺灣的好現象，也是新興國家的前奏曲。

10. 反對花天酒地²

酒池³肉林，衣香鬢影，是何等能誘惑人心迷醉的怪物！一入這花天酒地，無異是做個活神仙。不但是身當其境的自覺得意洋洋，使局外人一見，也值得欣羨萬分，果然是一個離恨天外的極樂世界了。這樣的世界在真正天下昇平的時候，自然是一件點撮聖世的現象，可惜時期尚早。若反省著過去，我國的科學是不能和友邦並肩的，倘欲維持一等國家的資格，須早

* 林翠鳳，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。

** 吳福助，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¹ 本篇署名「坤」，原缺題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。

² 本篇原題。

³ 「池」，原誤作「地」，今改。

息骨肉相戕的慘事，共同協力，向科學的大路，迎頭直取，那裡容得虛擲光陰與消耗，到虛幻⁴的歡樂鄉呢？

大凡無自覺到這花天酒地來的，大半是做壞事的交際機關，把他做終南的別有作用的。又有一批大發光復財的先生老爺們，他的賺錢容易，一得十萬百萬，因然不惜揮金如土。對於這等人，別方面絕對不能開費⁵他半文錢，惟有這花天酒地，特別慷慨，纔能夠使他充做散財童子。只可惜他自暴自棄，既自暴殄人格，又消耗金錢與光陰，金錢落在這等人手內，也是一件不幸而枉屈的事。在這謀食艱難，餓殍盈途，呼天號地時期中⁶，若能分些到救濟貧民事業上去，豈不一件感天動地的善德？無奈他不肯做，若一直弄下去不知回頭，在個人必至破產，累國家或至破綻，把社會變成烏天暗地，無乃太不該嗎？

如果要享真正的歡樂，何不且忍耐幾年間的努力，一心一德，共勗國家，使科學得與列強並肩，和美國比美於東西兩半球間，這纔會使國民歡天喜⁷地，謝天謝地，大家出入無礙的花天酒地！

11. 光復週年廢止日文版⁸

日文版的廢止與否，是有關國家的名譽與民族氣節，與國文⁹、國語推進上，非常有影響¹⁰的，在本省屬一箇大大問題。反對廢止的人，自然不少。大部分是因為在來是受日本教育的，一旦欲廢止，則一生所學，豈不是與日文同歸於盡？並且亦有靠著日文生活的人，亦感著威脅，不得已對日文的罪跡，盡力辯護。因此判決的期日延長下去，九月二十五日的執刑，竟然停止！使一般擁護日文的人們，眉開眼笑。只可憐著一般硬骨的人士（這等人絕不是曾受過日人暴辱而抱著復仇心的人，他是放棄小我而顧大我的），卻等到九月二五那日，拿起新聞紙一看，滿擬日文版已嗚呼哀哉了，不意猶然健在！當時一場的失望，低頭喪志，連手也冰冷了。見著一班同

⁴ 「幻」，原誤作「牝」，今改。

⁵ 「開費」，臺語，花費之意。

⁶ 「呼天號地時期中」，原倒文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。

⁷ 「喜」，原誤作「善」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。

⁸ 本篇署名「坤五」，原缺題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。

⁹ 「文」，原誤作「父」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正。

¹⁰ 「響」，原誤作「嚮」，今改。

志，只好抱頭歎氣，憎怪某機關的空雷無雨罷了。所以去月五日本報欄發表多少牢騷。

不意政府何等賢明，於本月三日已經以宣字第二九四一八號公告，發表禁止日文版的刊載物了。這是取光復一週年的意義，可見是民情與國體兩顧，周到的辦法。這宛然是一件宣告死刑的判決文了，又是一幕的悲喜劇了。從前九月二十五日似屬於急性者的誤會，十月二十五日纔是日文版終焉的行刑期。筆者有閒暇時，將備辦¹¹一張駢六驢四的祭文，祝他早昇天界。

12. 物必腐而後蟲生¹²

古人說：「物必腐而後蟲生。」¹³又說：「夫人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。」¹⁴這是說個人與國家，若過於不自省，自暴自棄，置身於利慾，貽累社會國家¹⁵於退化，必致終至陷國家滅亡。我們仗賢明的領袖，抗戰八年，驅除日寇，國際地位一旦從二、三等抬高至四強之一，這可喜的事跡，誰人都享有的。但是卻忘記「創業易，守成難」的一事。有的醉生夢死，妄想欲享太平幸福，置¹⁶身花街酒巷；有的貪污失職，私利是圖；有的固執一己偏見，破壞合作精神。總之，置國家於自滅之地，則屬自腐自侮，欲求蟲不入、人不侮，那裡做得來？

請看，自兄弟鬩牆以後，招來的是東北事件，再來的便安南解除我駐軍武裝，某國人對於某會說我是非，不久而日人竟明目張膽，順著這風氣，也故態復萌，在東京市也慘殺我同胞了。政府自然嚴重抗議，以警戒他將來，這是不用贅述的。但是根本的療法，總不外國人省悟，這是誰招來的？現在國家的衰弱病源，若不急速驅除，將來滿清的故轍，是要重現眼前的。在日本犧牲的同胞，還是少數的。國民若不振作精神，起來奮鬥，對新建設國家拚命做去，恐怕後日未來的欺侮，正不堪設想呢！

¹¹ 「辦」，原誤作「辨」，今改。

¹² 本篇原題，署名「坤五」。原未署，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。

¹³ 引文見《荀子·勸學》：「肉腐生蟲，魚枯生蠹。」又蘇軾〈范增論〉：「物必先腐也，而後蟲生。」

¹⁴ 引文見《孟子·離婁上》。

¹⁵ 「家」，原缺，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。

¹⁶ 「置」，原誤做「致」，今改。

13. 整頓火車和乘車修養¹⁷

現在本省確實已經漸漸進入建設的時期中了，得當局者的苦心施設，亦已見陸續整頓就緒了。只可惜火車方面施設，卻遲遲不進。像高雄車站以南，月臺上的屋蓋，至今猶不曾蓋完。在雨季中旅客的苦是盈千累萬，像落水老鼠的。看到老年人和婦女子，在大雨淋漓中的等車的苦楚搭車，略有惻隱之心的人們，無不搖頭感歎的。獨獨交通處的老爺們，卻不聞問¹⁸，放任旅客受苦。

其他，如現在的二等車，時時有破壞不堪乘坐的椅，比三等車尤不可堪的，而公然照二等車收費。對良心上，不但無有何等感覺，而且有時有鄉下人看見車內破爛，誤道是四等車，因別車已無立錐之地，不得已將三等車客資格降格入坐，卻時時被檢車員發見。除卻說許多作威作福的言語以外，還要被罰去數倍車費，豈不是冤天下之大枉嗎？

更有一層，每日二等車內，都可以看見的污穢可厭的事，是座椅不但積滿煤屑，並窗緣煤炭，污人衣服。而且更有一種無自覺的兄弟，常常連鞋踏在對面椅上，這是光復前二等車內絕對不能看見的怪事。可憐在光復後，卻每回車都可以看見的。他本人從不知道椅墊上不是垃圾箱？而車內的車掌、檢票員，難道也不曾看見嗎？交通處以前印了許多標語，貼在二等車內，什麼「不可隨地吐痰」（大概是「痰」要作「痰」）的不通文字，卻不曾留意到「不可將足連鞋踏在椅上」的標語。其他，寫到天花亂墜，通是爬¹⁹不著癢的衍文，汝道好笑不好笑？只這一件，將足連鞋踏在椅上的壞事，若不矯正，在本省內不但會使²⁰人厭惡，著被外國人看見，便是自墜到五等國民資格的實證。而且恐將來二等車或被認定做豬牢了。風俗習慣是有關個人修養及新臺灣建設的，乞大家留心罷！

14. 我也來說說今番本省內要選出的參政員²¹

在前紙糊老虎一般的省參議會，出現了後，不幾日，居然中央政府又再指令，省參議會補選八名的票選參政員，要參加中央的政治議會了，大

¹⁷ 本篇署名「虔」，原缺題，標題為編者所擬加。

¹⁸ 「問」，原缺，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。

¹⁹ 「爬」，臺語，搔之意。

²⁰ 「使」，原缺，據作者剪報自校補正。

²¹ 本篇原題，原未署名。

概這不是使他作拿香隨拜的備員，有決議權，自然不像無議決權的省參議員，這是本省人何等的光榮！何等的幸福啊！

有人說：「他是官選的。」我說：「官選、民選無有²²什麼差？橫豎²³是有錢有勢的人們去被選，無錢的窮兄弟，平時說話，且無人愛聽，有誰人肯選你窮死屍去作議員？」這是一種很奇怪的事，怎樣有智識的人，只是有錢有勢的一手販賣呢？無錢無勢的果真無有偉大人物嗎？真是豈有此理！聽說外國大學生可以請人代讀，光復前省人也有讀某大學，畢業的人不曉日語的，這樣人物能力可知。不幸被他的財勢力的神通，弄到人民代表的地位去，豈不是笑事？但是無財勢力的窮兄弟，雖然也不少經天緯地的人物，但是他自己也不敢妄想出頭試火，不但時勢不能容許他上臺，而且無錢做無大事，毀家破產是不值得的，不如獨善其身，省卻許多麻煩。在這人民程度未到的時代，倒是讓人去出風頭，也是得策。

筆者對立候選牌的感詠有一絕云：「孔明昔日真愚福，高臥茅蘆來利祿。候補當時不立牌，屈尊竟有劉皇叔。」自己有實力可教看得出，民眾自然到他家去聘請他出山，對政府幫忙，這纔是正當的作法，較毛遂的自荐，那裡靠得住？但是諸葛孔明那裡出得許多？無中取有，不得不自己出來廣告，無錢人負擔不起廣告費，也甘願讓有財勢力的出頭，這也是可以，只要不可打丟本省的臉面，國語說不得來，也必須寫得出，這一點千萬拜託擔心纔是。

15. 參政員選後的觀感²⁴

參政員與鄉、鎮長的人物，自然必取真正有資格，無有²⁵犯罪過（指沒有犯著賭盜奸斯而已，若被冤誣高等事件²⁶者不在此限）第一流人物，又當具有學力、見識與氣節，並富有以天下為公的愛國愛種精神，纔能合格。

²² 「無有」，臺語，沒有之意。

²³ 「橫豎」，臺語，反正是之意。

²⁴ 本篇原題，原未署名。

²⁵ 「無有」，臺語，沒有之意。

²⁶ 指日治時期高等警察事件。鄭坤五有〈活地獄〉小說一篇，詳述臺灣同胞受到日警許多誣陷酷刑的始末。小說收在林翠鳳主編《鄭坤五研究（第一輯）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可參閱吳榮發〈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 1941-1945〉，《高市文獻》19:3，頁 1-33，2006年9月。

近代除卻一、二文化的國家以外，大多數是從運動²⁷，或使用金錢魔力所得，本省自然也是不能破例。

以前某種議員或鄉、鎮長選舉時，舊時對日政府的御用紳士，也搖身一變，大吹特吹許多愛國精神的話出頭候選，甚至在聽見日皇廣播投降的電音時，放聲大哭的，這等人也公然出頭候選！嘉哉²⁸！過去此等人中選的卻像鳳毛麟角，社會貽害無多。惟此番名稱其實的參政員，在未經發表時候，六百萬省民的視聽，多集中到這方面去，因為此後本省的興衰²⁹，全寄在這八個人的肩上的，不得不提心吊膽。幸選舉結果，已定的四名與未定的五名，除二、三位舊時鬥士以外，自然是錚錚有名、前途無限的豪傑，用不得民眾的杞憂。只可惜舊時的鬥士，還有健在者不少，這樣不出馬候選，或是為運動費³⁰資力不足，不然便是自擡身價，不受三顧草廬的聘請，不肯出山麼？

肆、其他

01. 畢業生送別歌(女校)³¹

一、不負永年勤苦，讀書畢業今將歸去。歡送鵬程，前途萬里，開拓自由天地。希望此後，師訓須遵，友情切勿忘記。更冀勉作社會中堅，莫作尋常婦女。

二、欣逢男女平權，世界應運產出人才。有幸諸君，一步先進，前途樂土展開。我們也當急起直追，助成建國將來。見賢思齊，大家努力，當仁不讓應該。

02. 駁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³²

³³東坡先生詩文蓋世，眾所欽仰，惟〈代張氏諫用兵〉³⁴一文，余頗不

²⁷ 「運動」，為求達到目的而鑽營奔走。

²⁸ 「嘉哉」，臺語，僥倖之意。

²⁹ 「衰」，原誤作「哀」，今改。

³⁰ 「運動費」，指選舉活動費用。

³¹ 本篇原題，署名「鄭坤五作詞」。此「女校」，應為作詞者於光復初期任教過的屏東女中。惟，未註記作曲者姓名。然屏東女中當時校長李志傳，乃素負盛名的音樂家，此歌或者可能為李校長所譜曲。

³² 本文原為連載，然各連載區段標示或有或無。《時文集》中或為剪報，或為手抄，蓋經作者統合之作。署名「鄭坤五」。

能感服。蓋文人習氣多厭戰，使中國四千年中，常被外夷侵犯者，素病文弱故也。公猶如此，何況他人？余誠不自量，試就管見略述一二。郵臂當車，譏諷非所計也，請列舉于左³⁵。

「臣聞好兵猶好色也，傷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死。」「好兵」何故如「好色」？姑且勿論「好色者必死」，是謂好色之人必死於色，先生何所見而言？金釵十二、肉代屏風，此尤其小者。統觀中國歷代帝王，莫不後宮千百，或以萬數，死於色者究有幾人？彭祖對於性之作用，極有蘊蓄，且著有書籍以教後人，為後世斯道之人所崇拜，而享年八百。老子與容成公亦精於色道者，各各年登大耄。先生固亦不弱，姬妾滿前，雖晚境蹭蹬，猶不能忘情於朝雲，又何曾色於色哉？孔子曰：「未有好德如好色者也」，足見好色者多於好德。須知好色乃人之本能，屬大自然之現像，誰不好色？徹底說明，是好色者乃傳佈子孫，順大自然法則之第一條件也。謂不好色者，道學先生之欺人語耳。先生絕大聰明，何作是語？此後學之所難解者也。

「賊民之事非一，而好兵者必亡。」余曰：「好兵者未必亡，文弱之國乃必亡耳。」文人如先生輩，多非戰，故中國四千年中，常被夷狄侵犯。夫兵者戰爭也，自國雖不與他國戰爭，難保他國不與自國起釁。須知天演生存競爭之例，凡自他利益相反者，無不互相窺伺弱點，苟不乘機襲擊，必反被相乘。所謂「天授不取，反受其殃」，不但個人生活如是，國家之興亡亦若是。吾國雖不欲好兵，其可得乎？所謂「好兵者必亡」，其不好兵者能自存乎？吾於此對於「好兵者必亡」之說，不無有所惑焉。先生所謂「理之必然者」，余故獨曰未必然也。

「夫惟聖人之兵，皆出於不得已。故其勝也，享安全之福；其不勝也，必無意外之患。」何謂「聖人之兵」？余不得而知，殆謂湯、武之兵歟？因其得天下之後，儒者順其勢而迎合之，美其名「聖人之兵」，此乃事後論成敗，就其得享安全之福者而立言耳。苟或不然，是難免「成者為王，敗者為寇」之例，必無意外之患，其可得乎？

³³ 以下為手抄版。

³⁴ 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之簡稱。文見《蘇軾文集》卷三十七。

³⁵ 原作採直書，故言「于左」。

「後世用兵，皆得已而不得已。故其勝也，則³⁶變遲而禍大；其不勝也，則變速而禍小。」夫所謂得已、不得已，先生之藉辭也。周武伐紂，在伯夷、叔齊視之，³⁷以暴伐暴耳。儒家理想中之周武尚且如此，其他可知。周得天下於商，卒享八百年，「變速而禍大」安在？苟周武伐紂而敗，吾知其必遭夷滅之禍，誰敢曰其不勝也，其變速而禍³⁸小哉？

「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，而深戒用兵之禍。」夫勝負之功，聖人雖可以不計，而用兵何以曰「禍」？而又必須深戒者何也？兵者，禦暴懲惡之器也，禦暴懲惡乃安民要旨，謹慎則可，戒尤未必，況謂之「禍」，可乎？與其戰勝而國民困乏，尤逾於戰敗而受敵人奴畜。

「何者？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，內外騷動，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。內則府庫空虛，外則百姓窮匱，饑寒逼迫。」此則不但挑戰者如是，應戰者亦如是。生存³⁹競爭中自然現象，固不單⁴⁰在好兵方之必然。苟我有弱點被敵所窺破，我雖不加兵於彼⁴¹，誰能保其不加兵⁴²於我哉？先生毋乃失算。

「其後⁴³必有盜賊之憂，死傷愁怨，其終必致水旱之報。」余曰：苟人民能理解國家有意義之戰爭，⁴⁴方合力救國之不暇，豈有盜賊之憂？惟如先生輩之厭戰者，已不能為前線干城，且不能為銃後後盾，發偏見不平之言動，人心因之惡化，乃成盜賊，事或有之。若水旱之天災，以為死傷愁怨之所致，則迷信之惑甚矣。先生之〈留侯論〉謂董石公之事云：「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？」深悟神道設教之旨，是先生明白神鬼之有無矣，豈不知水旱在於天時、氣候之變，與人事何干？乃曰「死傷愁怨」所致，毋乃太甚！

「上則將帥擁眾，有跋扈之心；下則士眾久役，有潰叛之志。變故百出，皆由用兵。」此等非為變故百出者，皆國賊之流也。無論國家受外敵侵犯而用兵，或生存競爭上乘機之用兵，在理解者，當知戰爭凶事也，與

³⁶ 「則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³⁷ 以下為剪貼版。

³⁸ 「禍」，原缺，依上下文意擬補之。

³⁹ 「存」，原誤作「有」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。

⁴⁰ 「單」，原缺，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。

⁴¹ 「於彼」，原倒文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。

⁴² 「保其不加兵」，原誤作「加保不其兵」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。

⁴³ 「後」，原誤作「次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⁴⁴ 以下為手抄版。

其不戰爲亡國奴而死，寧可爲戰勝之民而死。其死雖一，其榮辱則判若天淵。況戰勝尙未必死乎？惟無理解者，不知戰敗之禍尤烈，徒以厭戰居心，遂至脫軌行爲，其咎在彼而不在此，何關於用兵哉？

「至於興事首議⁴⁵之人，冥謫⁴⁶尤重。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，怨氣充積，必有任其咎者。」夫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報應之說起於釋門，冥遣妄誕自唐始倡，先生竟舍儒而佞佛。設拔應之說有靈，試問中國馬上之得天下者，對於恆河沙數之無故緣兵而死者，果得何食報歟？

「是以聖人畏之，重之，非不得已，不敢用也。」夫兵，凶器也，生死存亡係之，除禦暴安良之外，則制敵自衛，存亡一髮之間。雖愚夫愚婦，猶不敢輕舉，何只聖人？

「自古人主好動干戈，由敗而亡者，不可勝數。」其證安在？周武伐紂、漢高建業，及至其他歷代馬上得天下者，皆動干戈而後享帝位，雖期間長短不齊，其成功一也。中間雖亦有敗者，然此方敗必彼方勝，是敗者不可勝數，而勝者亦不可勝數矣。安得專指敗者？又焉得謂動干戈而敗者，不可勝數歟？

⁴⁷「請爲陛下言其勝者。秦始皇已平六國，復事胡越，戍役之患，被於四海。雖⁴⁸拓地千里，遠過三代。而墳土未乾，天下怨叛，二世被害，子嬰被擒，滅亡之酷，千古所未嘗⁴⁹有也。」秦始皇爲擴張國土計，固難免犧牲民力，然被征服者，爲自己防衛上，亦必犧牲民力。犧牲雖同，得⁵⁰失則異，與其被征服而犧牲，何若戰勝之犧牲也？二世子嬰之禍，因其不肖所致。設使二世子嬰能繼父志，吾知楚漢不但不能如何，且國祚未知將延生，如何底止？不幸秦雖滅亡，乃滅於不肖子耳。始皇一代好兵，獲得極好成績，謂好兵必亡，誤也。若謂好兵者，報在子孫，則受戰禍之平民中，舉家無噍⁵¹類者，當亦不少，此又豈皆好兵者之子孫歟？

⁴⁵ 「議」，原誤作「義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⁴⁶ 「謫」，原誤作「遣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⁴⁷ 以下爲剪貼版。

⁴⁸ 「雖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⁴⁹ 「嘗」，原誤作「之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⁵⁰ 「得」，原誤作「則」，今改。

⁵¹ 「無噍」，原誤作「與唯一」，今改。

「漢武帝承文、景富溢之餘，首挑⁵²匈⁵³奴，兵連不解，遂使侵奪，及於諸國。歲歲調發，所至成功。建元之間，兵禍始作。是時蚩尤旗出，長與⁵⁴天等，其春戾太子生。自是師行三十餘年，死者無數。及巫蠱事起，京師流血，僵屍數萬，太子父子皆敗死。」匈奴素為中國之患，文、景中匈奴已連歲入寇⁵⁵，民不聊生。略有血性者，已忍無可忍矣。惟朝廷執政諸公，每恐勞民傷財，險癘成疽，助長敵人。直至漢武，始毅然膺懲，衛青、霍去病，前後數罰匈奴，皆收空前之大勝利，為漢朝吐積年怨氣，為吾族振揚國威，非武帝孰能如是？先生不贊其武功，竟指為兵禍，更以無稽之蚩尤旗為口實，又誣報應之話於戾太子。夫蚩尤旗者，蔽天之黑雲，偶然成旗形而已，猶屬天像偶然變幻，在科學者間視之，全與人事無干。且戾太子之死，因迷信也，誣其為兵禍報應，不亦甚乎？如果有好戰報應，何不直接報應於英勇漢武自身，而報懦弱無關之戾太子歟？天道豈不畏強凌弱哉！

「故班固以為：太子生長⁵⁶於兵，與之終始。帝雖悔悟自克，而歿⁵⁷身之恨，已無及矣。」班固以太子之生至死，恰在師行三十年之間，故云「終始」。牽強附會，尤屬無稽。帝之悔悟，悔冤屈太子耳，非悔用兵之所報應也。固與蘇先生同一頑固，迂儒口吻大多類此。

「隋文帝既下江南，繼事夷狄。煬帝嗣位，此志不衰，皆能誅滅強國，威震萬里。然而民怨盜起，亡不旋踵。」夫煬帝之亡，乃亡於如魏徵〈十⁵⁸思疏〉之所謂「不念居安思危」及「既得志，則縱情以傲物」幾箇缺點而已，豈有他哉？

「唐太宗神武無敵，尤喜用兵，既已破滅突厥、高昌、吐谷渾等，猶且未厭，親駕遼東，皆志在立功，非不得已而用兵。其後武氏之難，唐室凌遲⁵⁹，不絕如線。蓋用兵之禍，物理難逃。不然，太宗仁聖寬厚，克己裕

⁵² 「挑」，原誤作「排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⁵³ 「匈」，原誤作「幽」，今改。

⁵⁴ 「與」，原誤作「興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⁵⁵ 「寇」，原誤作「冠」，今改。

⁵⁶ 「常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⁵⁷ 「歿」，原誤作「沒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⁵⁸ 「十」，原缺，今補。

⁵⁹ 「唐室凌遲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人，幾至刑措⁶⁰，而一傳之後，子孫塗炭，此豈爲善之報也哉？」噫！中國學者好於事後論成敗，已屬可厭矣。更妄以報應誣人，尤爲可恨。苟以武氏之變爲好兵之報，則顏回短命，盜跖善終，其他如文天祥之盡忠，其被捕北去時，家族疫死，二子繼亡，所謂物理報應安在？且武氏之禍李家，猶呂⁶¹后之殃漢室，其殺戮宗室危及國家，不絕如縷⁶²，亦略同樣。而漢祖累受匈奴侵犯，屈節求和，先前則爲義帝發喪，吊民伐罪，被項羽侵攻，百戰百敗，僥倖一戰得天下，於秦、楚之餘，此先生輩所謂不得已，而用之兵非若唐太宗之用兵矣，何受雌威之害，竟與唐太宗同也？毋乃前後矛盾？

「漢、唐用兵於寬仁之後，故其⁶³勝而僅存。秦、隋⁶⁴用兵於殘暴之餘，故其⁶⁵勝而遂滅。臣每讀書至此，未嘗不掩卷流涕，傷其計之過也。若使此四君者，方其用兵之初，隨即敗衄，惕然戒懼，知用兵之難，則禍敗之興，當不致此。不幸毋舉不勝，故使狃⁶⁶於功利，慮患不深。臣故曰：勝則⁶⁷變遲而禍大，不勝則變速而禍小，不可不⁶⁸察也。」文人以厭戰氣分，妄說他人已往之成敗。雖錯具婆心，掩卷流涕，不過隔靴搔癢，有何益處？且希冀人之戰敗，以爲變速小，真豈有此理？秦始皇一生好兵，乃成帝王，終身無災難，惟不肖子始戰敗而受禍。統現歷代亡國破家者，萬觀皆爲不勝變速禍大，更僕離數，焉所見而謂之小哉？惟欲成一己之名者，如方孝儒之太甚，貽累十族，至戕七、八百人性命，此又豈好兵之報耶？且受累者七、八百人，其因果又何在？

「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，無意於兵，將士惰媮，兵革朽鈍。元昊乘間竊發西鄙，延、安、涇、原、麟府之間，敗者三四，所喪動以萬計，而海內晏然。兵休事已，而民無怨言，國無遺患。何者？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，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。」木先朽而後蟲生，武備不周，

⁶⁰ 「刑措」，原作倒文，今改。

⁶¹ 「呂」，原誤作「品」，今改。

⁶² 「縷」，原誤作「殘」，今改。

⁶³ 「其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⁶⁴ 「隋」，原誤作「隨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⁶⁵ 「其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⁶⁶ 「狃」，原誤作「紐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⁶⁷ 「則」，原誤作「得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⁶⁸ 「不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外敵侵凌，此不好兵之災害也。不受害之旅內雖曰「晏然」，而延安、麟府之間人民塗炭，焉得曰「無怨言」乎？惟先生輩不聞及而已。設平時有所戰備，則元昊何敢竊發？是盜賊不軌，乃因將士惰媮，兵革朽鈍之時，所以釀成之也。當朝野鼎沸之時，倘無胸中十萬兵之小范，吾知其受害當不止此。又元昊或不自斃，則宋家將無寧日，民安得無怨言，國何謂無遺患？事後差可以強飾「無怨言」、「無遺患」者，為當時國防雖不鞏固，而文臣有司馬光等在，以內懷附下手段博民虛聲，猶若以阿片暫時麻醉病苦，自為內治粗安而已，疾患何嘗除去？宋室內陷實由此始。鬼神有知，方痛哭之不已，其他云乎哉？

「今陛下天錫勇智，意在富強。即位以來，繕治甲兵，伺候鄰國。群臣百僚⁶⁹窺視此旨，多言用兵。」此是仁宗好處，群臣贊同，亦自可取，安可指摘？

「弼臣執國命者，無憂深思遠之心；樞臣當國論者，無慮害待難之識；在諫臺之職⁷⁰者，無獻替納忠之譏。從微至著⁷¹，遂成厲階。繼而薛向為橫山之謀，韓絳効⁷²深入之計，陳升之、呂公弼等，陰與之協力，師徒喪敗，財用耗屈，較之寶元、慶曆⁷³之敗，不及十一。然而天怒人怨，邊兵背叛，京師騷然。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，何者？用兵之端，陛下作之，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。幸賴祖宗積累之厚，皇天保佑之深，故使兵出無功，感悟聖意。」真豈有此裡？夫當仁宗思致力強兵之時，雖薛、韓、陳、呂等體會聖意，力主用兵，無如反對派懦弱無志氣，文人望弭兵苟安目前者，滿朝皆是。故一旦武人出兵於前，則文臣疵議於後，致使民心動搖，此實國之大害。甚至有希冀兵敗，以自顯其先見之明者，此更可惡至極。文明國黨派在互爭黨議時，雖極端激烈，若一經國議決定後，則取合作一致步調，共行國是。可恨當時非戰家，乃慮不及此，一味⁷⁴固執偏見，竟以出兵無功，不思雪國恥，而謂「感悟聖意」，蘇先生豈復有人心哉？

⁶⁹ 「百僚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⁷⁰ 「之職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⁷¹ 「著」，原誤作「者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⁷² 「効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⁷³ 「曆」，原誤作「歷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⁷⁴ 「昧」，原誤作「味」，今改。

「然淺見之士，方且以敗爲恥，力欲求勝，以稱上意。於是王韶構⁷⁵禍於熙河，章惇造釁於橫⁷⁶山，熊本發難於渝瀘。然此皆戕賊⁷⁷已降，俘纍老弱，困弊⁷⁸腹心，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，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，勉強砥礪，奮於功名。故沈起、劉彝⁷⁹復發於安南，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，死者十而五六。道路之人，斃於輸送，糈糧器械，不見敵而盡。」此段係姤用兵者之有微功，初曰「構禍」，繼曰「啓釁」，更進而曰「戕賊⁸⁰已降，俘虜老弱」，取敵人土地，而曰「空虛無用之地」，處處曲解。更加以路人「斃於輸送」，此行兵旱潦中所必有之事，乃拾摭以誣兵用者，亦可謂酷矣。

「以爲用兵之意，必且少衰。而李憲之師，復出於洮洲矣。今師徒克捷，銳氣方⁸¹盛，陛下喜於一勝，必有輕視四夷，凌⁸²侮敵國之意，天意難測，臣實畏之。」噫！甚矣！敗已⁸³有所藉口，勝亦不使居功，而曰「天意可畏」，與其咀咒用武，何若諫正勝後謹慎，則天意何可畏之有？況天何言哉？儒家偏說神話，醜亦甚矣。

「且夫戰勝之後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凱旋奏捷，拜表稱賀，赫然耳目之觀耳。至於遠方之民，肝腦塗於白刃，筋骨絕於饋餉，流離破產，鬻男賣女，薰眼折骨自經之狀，陛下必不得而見也。慈父孝子孤兒寡婦之哭聲，陛下必不得而聞也。譬猶屠宰牛羊，剖鱗魚鯨，以爲膳羞，食者甚美，見⁸⁴死者甚苦。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，宛轉於刀几之間，雖八珍之美，必將投箸而不忍食，而況人之命，以爲耳目之觀乎！」夫戰爭不論勝敗，雙方皆必有犧牲，慘心傷之事。雖所謂聖人之兵，亦固所難免。惟勝者略比敗者，減少其犧牲已耳。抑被征服者，便無此傷心慘目之事歟？雖至愚之人，亦當知其較勝者之損失更烈矣。且烹宰牛羊魚鯨，君子僅遠庖廚而

⁷⁵ 「構」，原誤作「構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⁷⁶ 「梅」，原誤作「橫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⁷⁷ 「戕賊」，原誤作「戕殺」，作者剪報自校改之，而改字遭剪除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⁷⁸ 「弊」，原誤作「腹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⁷⁹ 「彝」，原缺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⁸⁰ 「殘」，原誤作「戕」，今改。

⁸¹ 「方」，原誤作「六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⁸² 「凌」，原誤作「陵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⁸³ 「已」，原誤作「己」，今改。

⁸⁴ 「見」，原缺，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補。

已，除斷葷者外，未聞果有憫之，而投箸不食者也。況生存競爭之中，我雖不食牛羊，他日牛羊得勢，充滿人寰，難保牛羊之不食人也。

「且使陛下將卒精強，府庫充實，如秦、漢、隋、唐之君，既勝之後，禍亂方興，尙不可救。而況所任將吏⁸⁵罷軟凡庸，較之古人，萬萬不逮。」四代之君，枉被橫誣，其實禍亂之興，何嘗皆因戰勝？且將吏有范仲淹、韓琦⁸⁶、狄青、何遜，古之名將，誣以罷軟凡庸，未免眼底無人？

「而數年以來，公私困乏，內府累世之積，掃地無餘。州郡征稅之儲，上供殆盡。百官廩俸，僅⁸⁷而能繼。南郊賞給，久而未辦。以此舉動，雖有智者，無以善其後矣。」大凡國家用兵，錢、糧尤當調整，故安石有青苗法，此即所謂非常措置，乃不幸爲反對派排斥⁸⁸幾無完膚。蓋眾腐儒意中，務使國無戰備，錢糧全免，始稱其心。他日徽、欽二帝北狩，非無因也。此真智者無以善其後，此言實爲此不爲彼也。

「且饑疫之後，所在盜賊蜂起。京東、河北，尤不可言。若軍事一興，橫斂隨作，民窮而無告，其勢不爲大盜，無以自全。邊事方深，內患復起，則勝、廣⁸⁹之形，將在於此，此老臣⁹⁰所以終夜不寢，臨食而嘆，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。」夫盜賊之起，爲治安不善，而兵革不備也。其責在執政者，不在用兵者。至於謂橫斂民窮，更爲可笑。夫當時租稅極輕，不及今日賦課率十分之一。假如國民四億，人各徵一金，則國庫增四億萬。反之，同額免稅，則國庫頓減四億，而各人⁹¹僅幸免一金而已，所受之惠幾何？多斂一金，何致使民窮困？欲薄稅⁹²斂之說，毋乃太淺見，而又不通歟？盜賊之起，勝、廣、餘、耳⁹³之形皆厭戰，文人嗟嘆巷議以釀成之也。無怪祖龍之焚書坑⁹⁴儒也。迂拙老儒，自取煩惱，雖哭死何益？

⁸⁵「吏」，原誤作「史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⁸⁶「琦」，原誤作「埼」，今改。

⁸⁷「僅」，原誤作「僕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⁸⁸「斥」，原誤作「斤」，今改。

⁸⁹「廣」，原誤作「廢」，作者剪報自校改之，而改字遭剪除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⁹⁰「臣」，原誤作「母」，作者剪報自校改之，而改字遭剪除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⁹¹「人」，原缺，據作者剪報自校補之。

⁹²「稅」，原誤作「歲」，今改。

⁹³指陳勝、吳廣、陳餘、張耳。事詳《史記》〈陳涉世家〉、〈張耳、陳餘列傳〉。

⁹⁴「坑」，原誤作「抗」，今改。

「且臣聞之：凡舉大事，必順天心。天之所向，以之舉事必成；天之所背，以之舉事必敗。蓋天心向背之跡，見於災祥豐歉之間。今自近歲日蝕星變，地震山崩，水旱厲疫，連年不解，民死將半，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。」當時文人，喜藉天威以規諫人主，其意蓋為人主以天子自居，非假藉天父名目，不能使垂鑑。但亦當於常識上說得去方可。無如日蝕，曆數中皆有定期，不得謂之天變。而星變者，殆指彗星也。當時天文學尙未發達，縱彗星⁹⁵之出沒不知其有一定期間，而彗星又何關於人事？至於災祥豐歉，以四百餘州之大，人事尙且難齊，豈萬物之中，氣候循環，皆有照常，而無小部分之變遷歟？地震山崩在地文上，亦絕與人事無干。今日之略有科學常識者，可以不言而喻。幸當時人主，亦如先生輩，昧於科學常識，故未聞以妄奏加罪，不然殆矣。如果欲以災害爲天示警，則水旱兵火災殃，小民何辜⁹⁶，而先爲其犧牲耶？

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，興事不已。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，惟有恭順靜默，引疚自責，庶幾可解。今乃紛然詰責奴婢，恣行箠楚，以此事親，未有見赦於父母者。」余曰：先生引無稽之災變，以莫須有之事加誣人主，愈說愈顯然，宛若受天暗示，不啻以靈巫自任。所謂工乎異端，不禁爲先生惜，又爲先生危之也。

「臣願陛下遠鑑前世興亡之跡，深察天心向背之理。絕意兵革之事，保疆⁹⁷睦鄰，安靜無爲，固社稷長久之計。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，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。則臣雖老死溝壑，亦瞑目於地下矣。」遠鑑前世興亡則可，然若以先生同樣帶迷信眼光以鑑興亡則不可。保強睦鄰亦可，安靜無爲則不可。蓋處於激烈之生存競爭中，欲行老、莊無爲而治之化，亦猶孔、孟欲行其道於戰國之世，如何可得？豈不迂哉？必欲強行無爲而治，吾知二宮必先徽、欽之禍，他日先生雖欲老死溝壑，已晚之矣。

「昔漢祖破滅群雄，遂有天下。光武百戰百勝，祀漢配天。然至白登被圍，則講和親之誼；西域請吏，則出謝絕之言。此二帝者，非不知兵也。蓋經變已多，則慮患深遠。」夫光武得天下於西漢亂離之中，人民困苦之餘，非少休養以固民心、培國力不可，故拒絕莎車之請置都護。此光武不

⁹⁵ 「星」，原缺，今補。

⁹⁶ 「辜」，原誤作「幸」，據作者剪報自校改之。

⁹⁷ 「疆」，原誤作「強」，今據蘇軾〈代張方平諫用兵書〉改。

欲爲二國盾，以當匈奴之矛，意中別有作用也。蓋將使三國因此不和，以其矛而攻彼盾，待其自相戕伐，雙方俱斃，中國乃收漁人之利也，光武之用意深矣。若漢祖白登之和，乃城下盟，勢敗受辱，不得已而爲之也。不和必受虜，雖知兵亦何能爲？以光武之拒請吏，謂之慮患深遠則可。若漢祖乃出於忍辱，豈可同日語哉？先生之見不亦左乎？

「今陛下深居九重，而輕議討伐，老臣愚庸，私竊以爲過矣。」對漢高、光武兩人心事與實力誤診，而妄批評當世人主輕議，毋乃輕率。

「然而人臣納說於君，因其既厭而止之，則易爲力；迎其方銳而折之，則難爲功。凡有血氣之倫，皆有好勝之意。方其氣之盛也，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。自非智識特達、度量過人，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，舍己從人，惟義是聽者也。」通篇中唯此段名言，以絕代文豪爲輕於厭戰，且傍及迷信，成白珪之玷，洵可惜耳。

「今陛下盛氣於用武，勢不可回，臣非不知。而獻言不已者，誠見陛下聖德寬大，聽納不疑，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。」凡臣下體會上意，奉行聖旨，乃第一天職。既人主盛意於用武，在未然之際，略陳臣子意見則可。見已不可挽回，便不當疵議，合力奉行，此所謂「斷而行之，鬼神避也」。先生一味堅持己見，明於責人，昧於責己，惜哉！

「且意陛下他日親言用兵之害，必將哀痛悔恨，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。」此段不但不願奉行已定聖旨，而且希望將來之敗以稱其心，不禁令人遺憾。

「臣亦將老且死，見先帝於地下，亦有以藉口矣。惟陛下哀而察之。」結末尤用迷信口吻。唐代佞佛，宋朝尚道，無怪當時文字多談仙說鬼者，自王欽若作俑之後，迷信之害愈烈，風氣習尚，蘇文忠猶然，其他可知矣，可不痛哉？

統觀全文，非戰之色彩濃厚，出言率直，略無婉順，有失臣子之禮，代筆尙爾，無怪公一生爲文章之累而蹭蹬也。